

一、聆聽天籟（節錄）

蔣勳

有一個故事，曾經在古代的音樂界廣為流傳。

這個故事是說一位喜好音樂的人，在一位名師的指導下，學習金、石、絲、竹等各種不同樂器的演奏技巧。這個人不但聰明絕頂，而且十分用功，在短短的三年中，就學會了所有的演奏技能，因此他興沖沖的準備一展身手，到處去表演。

當他把想法告訴他的老師時，老師卻要他再多花一點時間學習。只是，這個人覺得老師似乎在阻止他成名，所以經常表現出不耐煩的樣子。

有一天，老師對他說：「既然你急著要出去表演，我就如你所願。但是在你出去以前，應該去拜見一下我的老師。」

他聽了很驚訝的說：「我跟老師在一起三年了，從來不知道您還有老師。」

老師笑著跟他說：「我當然也有我的老師，我們去拜訪他以後，你就可以出去表演了。」

第二天出發後，他們辛苦的在彎曲的山路上走著，不但汗流浹背，而且兩腿痠疼。然而在爬山的過程裡，老師有時會停下腳步，聆聽瀑布的聲音；聆聽瀑布撞擊在石頭上激發的聲音；聆聽瀑布變成潭水迴繞的聲音。另外，老師也聆聽山裡蟲鳴鳥叫、風吹草動的聲音。當老師發現他的學生行色匆匆，只是急著要到達目的地，便提醒學生：「你聽聽看瀑布的聲音，你聽聽看草蟲的叫聲……。」可是學生什麼也聽不進去，一心急著要出去表演。

他們在山路上走了好幾天之後，老師覺得學生的心還是靜不下來，只好指著身旁的一棵樹對學生說：「你先坐在這棵樹底下，等我去向我的老師報告，說你來了，讓他準備一下，然後你再去拜見他。」說完以後，老師就離開了。

學生坐在樹底下等候多時，仍不見老師回來，心中非常焦慮，雖然山裡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但是心慌意亂的他卻什麼都聽不見，只是一直自言自語：「老師怎麼還不來？老師怎麼還不來？」

不知不覺，夜幕低垂，滿天繁星出現，這位學生仍然等著他的老師。當破曉時刻，微微的亮光從山頂透出來，山裡面各種細微的聲音，開始有了交替的變化。此時，學生突然注意到這些聲音，「沒想到山裡的聲音這麼豐富……。」

二、從空中看臺灣 齊柏林

德國以前有一種飛船，叫做「齊柏林」。我的姓名也叫做齊柏林，似乎是血液裡帶有天生的因子，我從小就嚮往飛行，經常想像從雲上探出頭會看到什麼。當我第一次搭直升機飛上雲端，看到自己生活的土地，讓我更愛飛行。

二十多年來，我常在空中拍攝臺灣的各個角落。在我心裡產生一個更大的夢想，就是拍一部空拍影片。原本打算等退休後才做，但我的體力和眼力已不如從前，一場風災所造成的變化，也催促我趕緊去記錄。於是在四十七歲那年，我辭去安定的工作，專心做這件事。這是個昂貴而艱難的計畫，拍攝三年才完成。我想讓觀眾透過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看見臺灣這塊土地的美麗與哀愁。

臺灣的確很美！山巒青青，如同碧玉。縱谷又深又長，河流像臍帶似的連接了土地和海洋。海浪拍打著海岸，響著從遠古以來就不曾停過的潮水聲。陽光在海水中閃耀、移動，無聲無息，卻又那麼明亮。在鄉村，農婦走過田埂，稻浪隨風擺動。在城市，高樓林立，路上的車子一如甲蟲。每次從空中看到這些景象，我總在心中喊著：「這就是我的家！」

但我的家由於天災與人禍，也出現了殘破的一面。為了種植檳榔樹和高山作物，人們砍掉原本栽種在山坡地的樹木，減弱水土保持的功能。怪手一鏟一鏟的挖山，只為了製造水泥，換取經濟上的利益。河流被汙水染黑，像得了難治的病。西部海岸更由於超抽地下水，地層不斷的下陷。我們擁有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但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世界第一。種種的現象，都讓人感到深深的憂愁。

多麼期待我們看見的臺灣，多點美麗，少點哀愁。天災不易躲過，人禍卻是可以避免的。正如吳念真先生在影片裡的旁白：「呵護我們的土地，土地才會呵護我們的子子孫孫。」從現在開始，我們都要學會怎麼善待這塊土地。

在影片中有九個大腳印的圖形，是為了表達「腳踏實地愛臺灣」的意念。循著這些大腳印，我也將走入你的心裡，對你說一句：「讓我們一起努力，把家園變得更美好！」只有為家園的美好努力過，我們才能在看見臺灣的同時，也看見幸福！

三、不要讓籃子空著

趙雲

沙灘上撒滿了閃亮的貝殼，像是掉了一地的繁星。

那孩子撿起一個貝殼看看，隨手就把它丟棄。他已經尋找了一個下午，始終沒有找到他心目中那最美麗，最稀罕的貝殼。

夕陽把海和天渲染成一片深深的紫。他的友伴們快樂的哼著歌兒，提著滿滿一籃子的貝殼。只有他仍孤獨地拖著長長的影子，在海灘上茫然地找尋。海浪喧嘩的捲上來，洗去了他印在沙上的小小足跡，他手中的籃子仍然空著。

這是小時候聽到過的故事，已記不清孩子們撿拾的到底是貝殼還是別的。但這故事蘊含的哲理卻常常使我深思。那孩子心目中最美麗、最稀罕的貝殼，象徵著人們心中一個懸空的目標。在人生的海灘上，晶瑩璀璨的貝殼散布在我們的四周。然而，當我們被那唯一的、懸空的目標所眩惑，我們將如那孩子一樣，無視於海灘上閃亮如繁星的貝殼，也失去了撿拾貝殼過程中的樂趣。

當別人快樂的哼著生命之歌，提著充實的籃子走向歸途時，那一心嚮往著要找到最完美貝殼的人，將悵惘地提著空的籃子，拖著長長的身影，在夕陽中孤獨地尋找。

心理學家艾利克森在他的人格發展學說中，認為人們在五十歲左右，將會回首檢視已走過的人生，如果在過去的發展階段得不到滿足，他將對這一生感到失望，往前看去，已經時不我予，頗有不堪回首的意味了。從其他方面來看也是如此，散布在我們四周的貝殼也許不是最完美，最珍貴的，但它們是實在的。經過了細細的挑選，撿起來，在海水中把它洗得閃閃發亮，然後輕輕地放進籃子，一點一點的裝滿，內心的愉悅和滿足也隨著一點一點的升起。

假如一心一意，只想著要找到「最完美」的貝殼，等到夕陽西下，海浪沖去了印在沙灘上的足跡，回首檢視手中的籃子，也許會失望地發現籃子仍然空著。

四、知人 陳雪屏

人何以難知？人是一最複雜的組合，有體質方面的特點，如面貌、身材等；有行動方面的特點，如舉止、姿態、表情等；有精神方面的特點，如思想、欲望、習慣等。我們實在很難明瞭，這三方面中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存在，藏在內裏的特點怎樣纔可被發現，而且一種特性是否會改變，在何種條件之下改變。

知人的第一步在於觀察。但因為一時所要觀察的材料太多，難於周知。以五官為例：眼、口所傳達的意義遠較鼻、耳為多，其間應有輕重的區別。以儀表為例，服裝是賓，姿態是主，不可使主賓倒置。以整個形相為例，身體為實，比較固定；行動為虛，足以象徵內在的傾向。至如神理、氣度，寄於無形，更不易捉摸人又並非孤立，而與外界絕緣，所處的時、地，以及聲望、名位，都給他染上一層彩色。知人的第二步是綜合觀察所得，而予以適當的解釋，解釋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偏重推繹，另一方面偏重直覺。偏重推繹者相信相似的外表或動作後面一定藏著同樣的心靈。我們遇到一個陌生的人，覺得他可親，這是因為他的容貌或動作至少有一部分與我們所愛的親友相類；或者我們覺得另一人狡猾，也許是因為他走路的姿勢輕浮，目光流轉，與記載中所描寫的狡猾之徒相像。這樣的推繹著重在經驗，自不致流入玄虛。

偏重直覺者恰好與推繹相對立。我們想瞭解一人，毋須一一依照過去經驗的類比，而要從整個的印象深入，求取自發的領悟。我們的行為，從表面來看，只是些不相連屬的片段。彙集了這些雜亂的片段而個別地加以推繹，定然難於發現一貫的意義。片段的活動本身無意義，必須把它們黏著在生活的目標、理想、價值上，成為整體的一部分，然後纔看得出意義。

普通我們總習於憑推繹而知人，所知每不能深刻。真正具知人之明者，則特別仰賴直覺的體驗，先得其大體，然後再加局部的修正。

五、兩兄弟 改寫自托爾斯泰 兩兄弟

兩兄弟一起去旅行，半路上發現一塊石頭。上面寫著：「發現這塊石頭的人，就往前走進森林。那裡有一條河，游過河到了對岸，會看到一隻母熊和牠的寶寶。抱走小熊，然後頭也不回的跑到山頂。山頂有一棟房子，在那裡，幸福正等著你。」

當他們讀完，弟弟對哥哥說：「走吧！我們照石頭上寫的去，就能擁有幸福。」

哥哥憂心的說：「我不想這麼做，而且，我勸你也別這麼做。首先，誰知道石頭上的話是不是真的？也許它只是開個玩笑，也有可能陷阱。接著，就算那些話可信，等我們走進森林，天已經黑了，我們會迷失在森林裡，不容易找到那條河。即使找到那條河，如果河寬水急，怎麼游過去呢？就算游過去，要從母熊身邊抱走小熊，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成功了，也不可能一口氣跑到山頂。最後，也最重要的是，石頭並沒有告訴我們會得到什麼樣的幸福，可能等在那裡的，並不是我們希望得到的呀！」

「那些話說得相當明白。依我看，試一試不會有什麼損失。如果不試，我們什麼也得不到。」弟弟說完就往森林走去，哥哥就回到村中。

不就，弟弟發現那條河，他游到對岸，果然有一隻母熊在那裡休息。他偷偷抱走小熊，頭也不回的跑到山頂，有個人出來迎接他，並用馬車載他進城，城裡的人請他當國王。直到鄰國發動戰爭，城市被占領，弟弟只好到處流浪。

有一天，弟弟回到村裡，來到哥哥家的門前。哥哥依然住在那裡，沒有變得富有，也沒有變得貧窮。他們見了面很高興，彼此敘述著分開後發生的事。

哥哥說：「你看，我是對的。當年我沒有照著石頭上的話去做，日子才能過得這麼平順；而你，雖然當上國王，卻也遇到很大的難題。」

「我一點兒都不後悔，也不會難過，因為我擁有美好的回憶……。」弟弟回答說。

六、黑白間的光彩

廖鴻基

在大洋裡巡游的大型海洋哺乳動物，不同於一般的魚類，牠們身上的顏色並不多彩多姿。

這群神祕客如風塵僕僕、隨風遷移的候鳥，如山嶺間飄動的灰暗雲霧來去無蹤。為了一睹這群海洋神祕客，我們乘船出港後朝外海急馳。藍天高張，白雲落在天際仿如棉絮；岸上山嶺漸遠漸矮，最後成了一抹濛藍色。海水墨墨沉沉，除了偶爾激起的水花，剩下的光彩，就只有海面反射的陽光亮點。

離岸越遠，海天的顏色漸漸變得單調一致，好像沿路脫去了一件件花彩衣裳，緩緩擺脫岸上的榮華繽紛。在這遼闊的空間裡，色彩變得簡單、明淨。

有時候，我們會下去這兩三千公尺水深、世界最大的池子裡，和一群熟識的花紋海豚一起游泳。我們脫掉衣裳，讓自己也顏色單一，浮潛在水裡看望牠們，全然藍濛濛的背景中，陽光水紋披在牠們背上，身上的色澤特別顯眼。雖然牠們身上只有黑白兩色，但是光線在單純的色彩之間參差揉弄，我感覺牠們每一寸的色澤都在流動變化，我也十分訝異於黑白兩色之間竟然也能如此巧妙多變。

一陣子後，花紋海豚走了。我們意猶未盡的在船邊模仿牠們的戲水動作，我將腳掌併靠舉出水面，學牠們舉尾下潛的模樣。當我潛入水下迴身衝上水面時，我發現海水顏色和在船上往下看時全然不同。海水不再是濃濃墨藍色，反而是一片清澈亮白。光線不斷溶進水裡，一閃一閃的，如同縷縷飄動的絲線。

在大海裡似乎用不著太多顏色，黑白便足夠了！兩色之間加上光線流動，便足以調配出濃淡萬千的色層。

七、那樹

王鼎鈞

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它就立在那裏；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它就立在那裏；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它就立在那裏。

那樹有一點佝僂，露出老態，但是堅固穩定，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繁密。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有一年，颱風連吹兩天兩夜，附近的樹全被吹斷，房屋也倒塌了不少，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而且據說，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這真令人難以置信，可是，據說，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陸上颱風緊急警報聲中，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裏插一柱香呢。

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霉黑潮濕的皮層上，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像生鐵鑄就的模樣。幾丈以外的泥土下，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吸一口濃蔭，仰臉看千掌千指托住陽光，看指縫間漏下來的碎汞。有時候，的確，連樹葉也完全靜止。

於是鳥來了，鳥叫的時候，幾丈外幼稚園裏的孩子也在唱歌。

於是情侶止步，夜晚，樹下有更黑的黑暗，於是那樹，那沉默的樹，暗中伸展它的根，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

但是，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柏油一里一里鋪過來，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被連根拔起。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綠得很深沉。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入夜，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跌進樹葉裏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洩漏了秘密，很濕、也很詩。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裏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任他依然綠著。

計程車像饑蝗擁來。「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一個司機喃喃。「而且是這麼老這麼大的樹。」乘客也喃喃。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裏，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裏，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公共汽車站搬了，搬進候車亭。水果攤搬了，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幼稚園也要搬，看何處能屬於孩子。只有那樹屹立不動，連一片葉也不落下。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綠得很問題。

八、船

亮軒

依稀記得有人說過，人類最早都是住在水邊的，那麼，喜歡船，大概也是遠古相傳的根性之一了。

船越小越迷人。記得最清楚的船，竟是遙遠的童年中的一葉扁舟。多半的時間，都泊在門前的一顆柳蔭下，那條小河，不知道是哪一條河支流的支流的支流，寬僅丈餘。河的對岸是不見邊際的水田。河水太靜了，浮萍生得一層又一層，用柳條子都撥不開來，跨下三兩級青石板砌成的渡頭，就可以邁上這一條攏在凝碧中的小舟。夏天，太陽再大，也曬不到它，只餘得金光點點。船拴在樹幹上，划出去的本領當時卻沒有，只能抓牢一把垂柳，輕輕的來回盪幾盪，看那些挨著船緣的萍草，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有時什麼也不做，悄悄的躺在船裏，聆聽隱身在柳枝裏的蟬鳴，結果就那麼沉沉的睡著了。在小船上很容易睡著，即便是這麼一道極小的支流，也接連著大海潮汐的脈搏，總有點輕微的起伏，彷彿母親的胸脯。

小河很曲折，通到什麼地方，從來沒有乘這條小船出去過，不得而知。每次看到別人興高采烈的划著槳搖出去，周折迴轉中漸漸的小了，笑聲也漸漸的遠了，總禁不住對連接著小河的遙遠世界充滿嚮往之情。

差不多的小船，曾經跟隨在長輩身邊坐過，好像很窄，窄得兩隻手可以分別搭在船緣兩側。船身雖小，喫水却很深，趴在船邊，鼻尖幾乎都可以觸到水面。船上有槳，也有竹篙，因為河道在水田間轉折，所以用篙撐一撐田壠也就行了，用槳的機會很少，水真是清得可以，船首掠過，經常驚動了原來潛藏在岸邊水草叢裏的游魚，大大小小的黑灰色偶爾閃動著鱗光的影子，箭一般的四下裏迸射開去。一個孩子就可以那麼一直趴在船頭，看水草依依的舒緩著手臂衣帶，看游魚你爭我奪，一直趴到自己的口水都滴到河裏。

兩岸的稻田別有景致，因為河道低，田坪高，於是重重青碧碧的禾苗便直接以青空白雲為襯底了，說也奇怪，就是那麼一程又一程的碧綠，怎麼也看不膩。偶爾有一兩隻白鷺滑翔而降，怎麼停下却看不到了。若是到了快收成的時候，燕子特別多，燕子能飛又能叫，也許是因為在空中的關係，叫聲聽起來非常遙遠，一層一層浪濤般的傳入耳鼓，那一片天空，全都是屬於燕子的。

九、如果我有三天的光明

海倫凱勒

我經常想，一個人如果可以在他的生活中盲聾幾天的話，那應該會是一種恩賜。因為黑暗會令他更珍惜光明，寂靜會教他了解聲音的可貴。

我常測驗眼睛看得見事物的朋友，試探他們到底看見了什麼。有一位朋友剛從森林裡散步回來，我問她看見了什麼，「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這是她的回答。

這怎麼可能呢？我自問著。在森林散步了一個鐘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值得注意的東西。而失明的我僅憑觸覺就可以發現到幾百件有趣的東西，我可以感覺樹葉是精緻勻稱，我的手不自覺地撫摸光亮的白樺皮，或一株粗大松樹的外表。在春天我會滿懷希望的探觸樹枝，為了要尋覓新芽——它是樹木冬眠後自然甦醒的第一個預告！常常，我很幸運的將手輕放在小樹上，我會感到枝頭小鳥歌唱的快樂心情。

有時，我衷心渴望能看看這些東西。光憑觸覺我就能感到這麼多的快樂，那麼還會有更多的樂趣隱藏在盲人的黑暗裡。因此，我想如果上帝願意給我光明，哪怕只是短短的三天，我一定會盡力去看看那些我平日極想看的事物。

如果你知道你將失明，或許它不會與你所擬定的計劃相同；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一旦真的遇上了這個厄運，你一定會運用你的眼睛去觀察。你所看見的一草一木，對你顯得是多麼親切；在你視野裡的景物，會叫你流連忘返。最後，你才能真正的去看東西，而一個美麗的新世界也隨即呈現在你眼前。

失明的我願給那些看得見的朋友一個啟示：善用你的眼睛，就如同你明天就要失明一樣，並且把這種方法運用於其他感官上；聽聽音樂、小鳥的歌唱，及交響樂團的大演奏，彷彿明天的你就要成為聾子一樣；詳細的撫觸每一個物件，如同明天的你觸覺就要失靈一般；聞聞花兒的芳香，嚐嚐各色的滋味，就像你今後無法再聞再嚐一樣……充分運用你每一個感官，藉著天賦的感觸，去盡情享受你眼前世界的種種樂趣和美麗。

十、春天裡的春天

謝武彰

有人說，台灣四季如春。對於住在寒帶的人來說，當然是。我的韓國老朋友冬天到臺北來的時候，只穿一件襯衫就到處跑，還一直說天氣好暖和呀。那時候，大多數的臺北人都已經穿上夾克、毛衣了。

雖然，有人說台灣四季如春；但是，當寒流來了，大家還是會把厚夾克、圍巾、手套，全都穿戴在身上了。這時候，難免就會對「四季如春」這句話懷疑起來。所以，對住在台灣的人來說，四季如春中還是四季分明的。當冬天即將過去，大家就會懷著「春天還會遠嗎？」的想法，這樣的期待和希望，很像度過黎明前的黑暗。

所以，當大家熬過了冬天，春天來臨的時候當然是充滿欣喜的。春天一到，變化可大了。在不知不覺中、在一夜之間，暗暗、陰陰的樹葉間，長出了翠綠、鮮綠的新芽來了。路邊看來沒有一點生氣的杜鵑，開了紅的、白的花朵。只剩下枝桠的木棉樹，開出了又大又紅的花朵。空氣中瀰漫著草的味道、花的味道。即使住在都市裡，也是能感覺得出這些變化的，只要你用耳朵、鼻子、眼睛和皮膚，仔細感覺一下，就馬上知道——啊哈！春天來了。再把這種心情和感覺，誠實、樸素而仔細地寫下來，不就是一篇可讀的文章了嗎？

當然，你還可以擡頭看看遠方，山的臉色變得更「綠」了。你還可以擡頭看看天空，雲已經變白，而且一朵一朵的。天空好像為了要看得更寬、更遠，一直向後退，而變得更高、更藍了。

當然，那討人厭的冬雨，現在也已經變成受人歡迎的春雨了。也許是細如針、細如牛毛，也許是像豆子、像珍珠，也許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杜甫·詩），也許是叮叮咚咚，也許是嘩啦啦。春天的雨，就是這麼變化多端。小草樹葉更綠了，花朵更香、更美了，水田更飽滿了，溪流更活潑了，也都是由於春雨的緣故。

有人說台灣四季如春，熬過了冬天以後，我們就把這句話當真吧。那麼，台灣的春天就是春天中的春天了，雨就是春雨中的春雨了，樹木、草葉、花朵，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了。照映著藍天、懷抱著白雲的水田，就更是可以播種和期待豐收了。

這一切，如果沒有幾場春雨來熱烈演出，春天一定又寂靜、又寂寞吧？

十一、油條報紙·文字夢

李潼

童年在花蓮，家人對我的勤快，頗有好評，有人要買些什麼、找些什麼、送些什麼，大抵是爽快答應。其實，他們不知道，我這勤快也頗有附帶好處。買糖、送餅這些不用說，即使買油條、買報紙，也有教人樂此不疲的理由。酥熱的炸油條當然好吃，我更屬意的是包油條的舊報紙。

五〇年代的後山花蓮，家庭訂報還不普遍，幾家臺北發行的報紙，運到花蓮，分派到家，早已過午，新聞已經變成「舊聞」。儘管這樣，那印滿鉛字的舊報紙，還是非常的吸引我。裡頭一個又一個的文字，竟然連綴成一段又一段的異想世界，當時的我，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印了那麼多字的舊報紙，在當時算是稀有紙品，我們家沒有訂報，而買油條就能附包一大張，還嫌什麼衛不衛生？我總是充滿期待的看著老闆的女兒，將一整張報紙包我一根油條，那是特別情商，最佳禮遇，不宜太張揚的，要是她肯附包一張副刊或體育版，那天算我走運。

我一直想不透，怎麼有人可以在一天裡寫那麼多字，而且還是用鉛字排出來。到底是誰寫了那麼多的文字？師訓班來的代課老師說是記者寫新聞，作家寫副刊的文章。作家和記者誰「大」？這是我之前一直弄不清楚的問題。當時的新聞稿，記者不署名，作家個個有名字，顯然是作家比較大，但是，他們怎麼躲在副刊裡，而記者寫的卻放在主刊？

這大大小小分不清楚，反正這些人能寫這麼多字，規規矩矩登在報紙上，對我來說就是非常厲害的人物了。雖然報紙被拿來包油條，都還是我的寶，我常常一邊吃油條，一邊檢來看。油條外的報紙，要遇到好看的内容，可說是可遇而不可求。於是，每個週末上街買報紙，就成為另一件讓我期待的週末活動。這項任務是我向祖父主動要來的。小學的我識字不多，但膽子夠大，慨然答應為祖父讀報、猜字之外，還得做臺語翻譯，這艱鉅的任務能持之以恆，完全拜那好看的副刊所賜。

為祖父讀報，内容的節縮和渲染由我主控，但讀速和段落重播則是祖父掌握。這種祖孫倆的快樂週末，常弄得兩人耳根發熱，即使初中聯考迫近也沒間斷。祖父愛聽主刊的國內外大小事，我收藏副刊，一整個週末都沉醉在副刊的長篇文字中，真是過癮！

十二、種樹的人 尚·紀沃諾原著 林武憲改寫

位於法國的普羅旺斯高原，本來都是黃土，放眼望去，光禿禿的，一棵樹也沒有，相隔很遠才找得到一、兩個破落的村莊。那裡常常颳著大風，風吹過破舊的屋子，會像獅子般發出吼聲，非常嚇人。

在那片荒涼的土地上，高原上除了黃土，就是石頭，農夫布非耶用石頭蓋了一棟房子，只有一群綿羊陪著他。

沒有樹的高原，正走向死亡。布非耶立下一個心願，他要在高原上種樹。

他買來很多的種子，晚上，一顆一顆的揀著，再把挑好的種子浸泡在水裡。每天早上，他帶著鐵棒和種子，先把羊群趕到河谷去吃草，然後爬上山坡，用鐵棒向下扎洞，一個洞放一顆種子。他小心的蓋上黃土，再澆水，好像埋下一顆又一顆的希望。他的汗珠，也一顆一顆的滴進土裡。他很有耐心，每天都辛勤的忙著。三年過去了，他埋下大約十萬顆種子，可是，發芽長成樹苗的只有兩萬顆，而其中又只有一半能挨過乾旱的氣候，躲過野鼠的啃食存活下來。

除了橡樹，他還開闢苗圃，培育山毛櫸和樺樹的樹苗，準備種更多的樹，但因為羊群會啃食樹苗，於是他改養蜜蜂。

每天早晨，布非耶在嗡嗡聲中醒來，不斷的種樹，看著種子發芽，看著小樹長高。他關心小樹，就像是關心自己的孩子一樣。在薄紗似的霧氣中，樹排列得整整齊齊，等著他來探視。葉子上晶瑩的露珠，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就像孩子調皮的眼睛。樹一排一排的伸向天邊，把天空襯得更藍、更亮也更遠。

就這樣日復一日，布非耶用雙手創造了森林，普羅旺斯的黃土不見了，一望無際的綠樹，覆蓋著大地。森林像水庫一樣，使得乾涸的河床，湧動著淙淙的流水。柳樹、花草到處可見，連兔子和野豬都來了，鳥更是越來越多。最後，菜圃、花園、麥田、池塘也都有了，整個高原改變了，處處充滿生機。

布非耶為後人留下了最珍貴的禮物。

十三、山居

徐志摩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甚麼就穿甚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吉卜希，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儘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艷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它模樣不佳，它們是頂可愛的好友，它們承著你的體重，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身；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裏走到朋友的家裏，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裏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拘束永遠跟著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可乘會獨身閒逛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

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鍊，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裏、在沙堆裏、在淺水裏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牠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鍊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纔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路、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為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裏跳動，同在一個音波裏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裏自得。

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一經同伴的牴觸，它就捲了起來；但在澄靜的日光下，和風中，它的姿態是自然的，它的生活是無阻礙的。

十四、寂寞

楊喚

當別人在張羅著怎樣過年的時候，我一個人懷著異樣孤獨的心情，漫步街頭，隨著急湧的人流，我竟走進擁擠不堪的菜場。那裏到處播散著一種混合的腥臭、污濁的氣味和漲潮般的嘈雜。看著那些蔬菜和魚肉，我陡地竟有一個中年人的心情。我竟想：假如我是一個女人的丈夫，幾個孩子的父親，在今天應該買些什麼，燒一餐可口的好菜？

現在，我怕，我怕寂寞真的會吞噬了我，但我對著它又是束手無策，它像是一個貪婪的傢伙，想喝盡了我的血。不論你走到那裏，坐在那裏，一種空虛、寂寞之感便在你的心頭升起，像一隻殘酷的大手，在向我亂抓。我更怕別人忘我的歡喜，和爽朗的大笑，因為那一片生命的騷動，會緊逼著我，逼著我面臨一座絕峭的懸崖。真像一隻豬！有時我自己想著，想著，便黯然了。沒有一點顏色，不，是蒼白的，癱瘓的日子，我一如病在牀上的人，永遠爬不起來，又饑，又渴。想看書，我想拓展一下精神的領域。但我只有這樣，將永遠是這樣了嗎？

我被困在寂寞的峽谷裏。

沒有出息的我，又在想了，想那些我嘗得溫暖的日子。因為現在苦得很，回憶倒總會給你一點慰藉的，可是當你從回憶裏轉回頭來的時候，會更加沉重起來。

嘆息，嘆息，我是怎樣的改變了啊。我真有些不認識自己了。你說這可憐嗎？感傷，不，不只是感傷，我也煩躁，也憤怒。

我做夢似地，常常想望著有一份偶然的欣喜。但這偶然的欣喜又會從那裏來呢？我的心頭已張開著一張貪婪的大口，想吞噬什麼，一如虐待了我的寂寞那樣。

十五、家

盧克彰

有人把「家」形容為「枷」，也有人視「家」若「枷」，這是一種很可悲的想法和看法，也許很多家庭變故的肇因由此生。

家與枷，音同，而其義迥異。

枷是拘束身體自由的刑具，多以鐵器或木材為之，一個人上了枷，他的行動就被限制住了。就某些觀點看，這頗與家相似，一個人有了家，就不能再像當光棍時那樣，隨心所欲地跑野馬了。

家的外殼建築材料，固然多為金屬或木材，但其精神構架則為互尊、互愛、互諒，其整體能顯現出來的氣象是和諧、安詳，與乎一股欣欣融融的暖流。假使沒有這些內涵，那麼它的存在，又何啻於枷！

倫理、道德，乃為人類天性上的責任，有時毋寧是一種艱困痛苦的負荷，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採取怎樣一個角度去看。取而不舍，可能就是 一切不快因素的結果。

以我個人來說，我們兩大一小的三口小小家，十多坪大的小小房子，屁股那麼大的一點小小庭院，就覺得十分的適意與滿足。在感覺上，我們擁有的天地之寬敞，何止整個世界、整個宇宙！

是的，我們在共同生活中，難免有時也會彼此抵觸，但我們都能彼此容忍；我們深深了解，愛不是「肆志」而是和諧，只有在和諧中，才能體會出愛的情味。

自從我們遷居到這郊外的山卡裏之後，訪客幾已絕跡，「門前冷落車馬稀」並不令我們寂寞，反而使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單獨聚在一起。我們也很少出門，「但見樹木，不見人頭」，何嘗不是清福呢！

要說「家」就是「枷」，那麼，我們十分樂意背負這個繞著幸福、快樂的「枷」。

十六、三十歲以後

林文義

不知道三十歲以前的日子是怎麼過來的？

激情的愛戀，理想的堅執，不馴的理念，似乎都是三十歲以前可以去盡情揮霍的。有時候覺得仗著自己的年輕、意氣，有很多事是可以獲得原諒的。

譬如愛情：似乎只是許多少年之夢的堆砌，那些個浪漫並且詩意的青春日子，海風，燭光，情書，淚水……卻缺乏實質的根柢，一經觸及現實的殘酷，就如一面明鏡為堅硬的錘子所敲擊，留下一地的細碎。現在想及當年的誓言，甚麼永遠不渝，甚麼海枯石爛，徒然成為空言。

譬如理想：當年堅持一個藝術家的夢，並且以此自期一生；幾年下來，只獲得了一些內心的異常悲涼與愴痛。一位名叫侯金水的雕刻家，一直到三十五歲才獲得某種肯定，而我們學院裏的藝術教授們依然有很多人對他嗤之以鼻。柏楊先生說：社會待他很薄，他回報給我們的卻太多。我讀到侯金水的日記，為之傷楚不已。他一再被排斥，被拒絕，並且窮苦潦倒，臺灣的藝術家就註定要這樣嗎？

譬如理念：一直沒有變遷的，就是自己堅持的理念：「對自己忠實，對友伴誠摯。」這是我至今仍奉為圭臬的一份自我的信條。但如此自奉並不能使自己免於別人的中傷或嫉忌，甚至連我視為多年好友的，都會因人性裏的嫉忌而在黑暗處向我放出冷箭。我失望，但不絕望，我仍然堅持「對自己忠實，對友伴誠摯」的理念，永不變易。

三十歲以後，最可珍惜的，該是真摯的朋友，他們都是或多或少歷經生命某種波折、熬鍊，但卻不輕易向邪惡、愚昧低頭，我常常可以從他們那些在平凡中所顯示的不凡智慧裏得到許多的生命啟示。無論在現實的事物裏蒙受多少傷害、誣陷、挫折，我常以真摯的朋友們自我期許，因為我可以學習到更多，以彌補自己在德智上的不足。

三十歲以後，朋友是我真正的收穫，以及引領。

十七、建築界的長頸鹿

如果把建築物當作是動物王國中的成員，那麼「高人一等」的大樓，就是建築界的「長頸鹿」。這些建築不但有重要的功能與特色，更成為一座城市的特有景觀。現在，我們來認識世界上幾座著名的「長頸鹿」。

位於臺北市的臺北一〇一大樓，外形有如一節一節的竹子，層層向上開展，代表文化與經濟節節高升。大樓外層有巨大的方孔古錢圖案，象徵它是臺北市重要的「金融中心」。這裡還有世界上最大的阻尼器，使它能克服地震與強風所造成的搖晃。每年的跨年煙火秀，臺北一〇一大樓陪著大家迎接新年，更讓全世界認識臺灣。

西元二〇一二年完工的東京晴空塔，又名「東京天空樹」。塔的高度有六百三十四公尺，底部為三角形，往上逐漸轉變為圓形，帶有淡藍色及白色的塔身，總是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它是一座電波通訊塔，最初是為了改善城市收訊不良而興建。現在，從這裡發展出完整的都市開發計畫，為當地帶來了可觀的商機。

吉隆坡的雙峰塔是座雙生大樓，兩棟大樓以八角形的建築層層相疊，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在四十一與四十二層樓之間，有一座「人字形」支架的連通橋，長達五十八公尺，可說是全世界最高的天橋。雙峰塔是吉隆坡最耀眼的建築，為這座城市帶來難忘的美麗剪影。

一座具代表性及文化特色的建築，往往能點亮一整座城市，讓它揚名國際。這些建築界的「長頸鹿」送出友善與熱情，希望讓更多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感受當地的文化與民情，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

十八、創造性的想像力

劉真

人類之所以能不斷革新進步；主要是由於人類具有一種極可珍貴的創造性的想像力。思想家和科學家的創造發明，藝術家的不朽傑作；政治家的偉大業績，與其說是由於深厚的學力，毋寧說是由於創造性的想像力。

愛因斯坦曾說：「想像較知識更重要。」美國化學會的職業訓練委員會所提出的一篇報告即謂：「由於缺乏創造性思想的能力，使許多已得到博士學位的人，竟不適合工商企業的研究工作。」可見如果祇知讀死書，而不肯運用想像力，則縱然獲得很高的學位，也不會有偉大的成就。反之，一個人祇要肯發揮天賦的想像力，即使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一樣可以有所發明和創造。例如瓦特由蒸氣衝開水壺蓋子而發明蒸氣機，這不是人所盡知的事實嗎？

美國工商企業界之任用新人，常常以其人是否具有創造性的想像力為取捨的標準。同時獎勵員工運用各人的想像力，對本身業務不斷提供新的優良設計，以謀業務的發展，這就是目前美國工商企業界普遍採用的「建議制度」。

美國有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因公司在軍中服役的人全部返回公司任職，決定不再僱用新人；但此時有一青年來見，經公司負責人接談後立即僱用，因為這位青年在往該公司之前；曾花了三個月的時間，研究該公司的業務與其需要，並思考他如何才能對公司有所貢獻，同時還準備了大宗的資料，以備公司負責人約見時提出討論，他的資料顯示他具有高度的創造性的想像力。

佛蘭克林曾謂：「停止創造性的思想，與停止呼吸沒有什麼分別。」另外有一位美國的專家也說：「上帝賦予吾人想像力，使其成為吾人生命中最偉大的潛在精神力量；但仍有許多人不去好好利用它，真是太可惜了！」這樣看來，我們每個人還不應該充分發揮天賦的創造性的想像力嗎？

十九、每天學一點新東西

傅佩榮

我長期在學校念書與教書，常常感覺知識的壓力，較少體會學習的樂趣。這種情況以我在美國攻讀學位時，最為明顯。幫助我在觀念上轉個彎的，是余英時先生。

一九八四年，我在耶魯大學交出博士論文，準備回台北時，特地向余先生辭行，並且請教他「為什麼如此博學？」我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每一次與他討論問題時，他對於古代的學術資料與現代的最新考證都非常熟悉，好像無所不知，並且要言不煩，三言兩語就說中要害。

余先生的回答是：「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一種習慣，每天臨睡前都會想一想，今天有沒有學到新的東西？如果發現沒有，就暫時不睡，到書架上取一本書，任何書都可以，仔細念上十幾分鐘，總要確定學了一些新東西後，才肯去睡覺。」

這段話簡單明白，任何人都可以嘗試去做。但是，問題在於有無恆心。若是四十年如此，自然而然就十分博學了。但是，多少人有這樣的恆心呢？

余先生的辦法，在《論語》中已有記載，就是孔子說的：「日其所無，月毋忘其所能。」明末大儒顧炎武寫《日知錄》，也是出於同樣的心思。每天知道以前所未知的，每月反省是否忘了自己最近所學的。我們與其羨慕別人的學問，不如自己動手去實踐這種方法。

我嘗試一段時日之後，發覺最大的困難是：很容易為自己找藉口。譬如，今天做了許多事，太累了，明天再說吧！今天是假日，應該休息，明天補念一些吧！等到了明天，又有新的明天在前面，然後始終無法建立這樣的好習慣。

其實不只是念書如此，人生許多該做而未做的事，都在「為自己找藉口」的壞習慣中錯過了。留下的只有懊惱與無奈。對有志上進的青年朋友而言，「每天學一點新東西」，或許可以做為座右銘之一，我願與他們共勉。

二十、難能可貴與難能不可貴

閔宗述

先師魯實先教授曾經勉勵學生，要做「難能可貴」的事，不要做「難能而不可貴」的事，這真是警世良言。譬如沙克博士，辛勤研發出預防小兒麻痺的沙克疫苗，嘉惠人群，就是魯先生所謂「難能可貴」的事。至於一口氣吃下多少加侖的冰淇淋，駕機車飛越多少輛並排的汽車，難度固然極高，卻未必可貴。好名不是壞事，卻又想速成，就可能走向這條路。以這種但求「破紀錄」的方式出名，究竟對社會有多大的意義？值得深思。

菜根譚有一則說「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的卿相；士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爵的乞人。」例如清代行乞興學的武訓，只是「種德施惠」的平民，但平生所作所為，也就是魯先生所指「難能而可貴」的事。

武訓這位清末出生於山東堂邑的異人，他是個乞丐，不識字，連名字也沒有，當地人以他排行第七，就叫他「武七」。他自幼孤貧，隨母行乞，乞得錢就買好吃的奉母。母逝後繼續行乞，間或打零工。

武訓自恨不識字，發願積資辦義塾，於是把乞得的錢，放在富人處生息，積三十年的艱辛，得田地二百三十多畝，依然晝乞夜織如常，也不肯娶妻。後來興辦義塾，常去察看，教師中有人晝寢，武訓默跪在牀前，教師發覺，愧而驚起。遇有學生遊惰，他也長跪勸勉。地方官甚為感動，為他取名叫「訓」。

像武訓這位行乞的小人物，竟做出這種極端難能而又可貴的大事。而距今剛滿百年的人，現在卻很少有人提及，真是遺憾！《清史稿》把他列在孝義傳第三，全文尚不到四百字，好在武訓的目的絕不在此。希望青年朋友們都能效法武訓的精神，去做些「難能可貴」的事。

二十一、如果麥子不死

林清標

一粒麥子不埋在土裏，仍舊只是一粒；

若是埋在土裏，雖然犧牲了，卻可結出許許多多的子粒來。

如果說，生命是一溪流水般的行板，你將以怎樣的曲調來譜成？是羽聲的雄渾，還是變徵之音的悲涼？生命之於人生，並不是一則數學方程式，你沒有辦法用一加一等於二的公式去套出另一個生活的模子；甚至於邏輯觀念的運用，也只能用來詮釋，而不是預測或掌握、控制你的未來。當生命的履歷表上戳印著你人生的軌跡時，你能以「好」「壞」這種二分法來蓋棺論定嗎？

一朵花存在的意義，只是延續另一個自然的現象，而一個人存在的價值，卻是在於理想的建立到達成目的的過程，經由這些步驟，一個人才能無愧無悔地交出這張填滿生命意義的表格。當荊軻和著易水的寒風，引吭唱出「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悲壯情懷時，對於生命，他的選擇是求仁，而且得仁；「只要有下層階級，我就同儕；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只要獄底有遊魂，我就不自由」這擲地有聲的誓言，是勞工領袖戴布茲對生命所允諾的權利與義務——如果一個人不能掌握生命的契機，而一味汲汲於這十丈紅塵的是非，終其一生，也只是荒塚一堆，與草木同朽罷了。

一粒麥子，如果只堅持自身的完整，那麼，它仍舊只是一粒，如果它能犧牲自己，將會孕育出千千萬萬個子粒來。生命，不也是如此嗎？只要你能執著於鵠的過程與步驟，且不吝於自身的奉獻與付出，生命，將會供給你所需要的答案！

西塞羅說：「瞭解生命真諦的人，可以促使短促的生命延長。」真是一句好話！

二十二、肯定自我

林慶昭

相信沒有人不喜歡馬戲團中的滑稽人物——小丑，他會帶來許多歡笑，把快樂的種子散播出來。

為什麼小丑會受到大家歡迎？因為他專門表演搞笑逗趣的動作，不惜出賣自己的痛苦來博君一笑，讓別人感覺到自身存在的價值。

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不自覺扮演起這個角色。例如有人為了升官發財，只好集阿諛諂媚於一身，以奉承別人為樂；有人為了得到眾人的注目，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不是為了興趣，而只是想得到他人的讚賞。

結果這些人都不得不戴上一頂面具，表面上卑躬屈膝，私底下卻活得很辛苦，而且越活越沮喪，全身充滿無力感。

對於這種人我只有「佩服」二字可言，雖然他們有強烈的自我意識，或擁有很好的天賦才能，但好勝心過強，太在意他人的眼光，凡事看別人的臉色做事，反而無法選擇做真正自我。

為了討好他人而拼命演出，最後容易變成一個悲哀的小丑，把自己的人生操在別人的手中，即使換來表面的成就感，背地裡卻活得痛苦。

仔細探究這種人的內在本質，不外乎想得到別人的肯定，或證明自己比別人強，凡事比別人厲害。在這種自尊心及不服輸的心態作祟下，就算面對不喜歡的人事物，也會很辛苦去迎合或接觸，搞到最後即使贏得面子，卻失去裏子，怎麼算都不值得。

二十三、繞道而行

羅蘭

我們常看見那迷路的蜻蜓在房間裡拚命的飛向玻璃窗，打算飛到海闊天空的地方。牠看準了透過玻璃窗照進來的那一片光明，百折不撓的飛過去，但每次都撞到玻璃上，必須在玻璃附近掙扎好久，才恢復神智。然後在房間裡繞上一圈，鼓起勇氣後，仍然朝著玻璃窗上飛去。當然，結果還是「碰壁而回」。其實，旁邊的門是開著的，只因為看起來沒有玻璃亮，牠就不去試試那個門。

追求光明是多數生物的天性。牠們不管遭受怎樣的失敗，總是朝向光明的地方前進。但是，當我們看見碰壁而回的蜻蜓時，卻不禁想要告訴牠：我們有時為了達到目的，不能一味的堅持己見，應該試一試別的方法，甚至是一個看起來似乎較為遙遠的方向；否則，你就只好永遠在嘗試與失敗之間兜圈子，直到你鍛羽而歸。

百折不撓的精神雖然可佩，但我們更嘉許隨機應變、靈活創意的表現。就像是登山，雖然目標就在眼前，但前面卻只是一片陡峭的山壁，沒有可以攀緣的路徑，我們要像愚公一樣，挖穿一座山嗎？還是轉個彎，換一個方向，繞道而行？

誰不想走便捷的直達路呢？事實上，人生途中沒有幾條是這樣的路徑，我們總是需要繞道而行。但是只要記住自己理想的方向，就算兜了幾個圈子，也不算錯誤。很多時候，我們甚至要多轉幾個彎，多繞幾次小徑，才會發現距離目標又近了一些。

不要逞匹夫之勇，不要像那隻固執的蜻蜓，請運用你的智慧和耐心吧！只要你時時刻刻知道，在邁向成功之前的轉折，都只是學習、歷練與考驗，這一切只是過程，而不是終極目的，你就用不著灰心和難過了。當然，更用不著擔心周圍的人怎樣批評或嘲笑你。

法國作家勒農說：「你不要著急！我們所走的路是一條盤旋曲折的山路，要拐許多彎，兜許多圈子，我們常常覺得好像背向目標，其實，我們總是越來越接近目標。」懂得繞道而行的人，往往是第一個登上山頂的人。

二十四、神秘的海底古城(節錄) 資料提供：謝新曦

澎湖，這個位於臺灣海峽的群島縣市，是臺灣開發最早的地區。臺灣通史有這樣的紀錄：「澎湖虎井嶼之東南，有沉城焉。天空浪靜，望之在目……」的確，當天氣晴朗的退潮時分，從虎井海岸往海底觀看，真的可以看見類似城牆的建築，映著海水浮浮沉沉，若隱若現。但是，真的有傳說中的海底城堡嗎？

除了臺灣通史，澎湖的地方文獻以及當地文人的詩詞，都有關於海底沉城的紀錄。於是，民國六十五年，當時的縣長請來經驗豐富的潛水專家謝新曦先生，潛到海底一探究竟。因為鄰近的島嶼——虎井嶼是個軍事重地，一般人員、船隻都無法靠近，謝先生每次潛入水底，都必須經過正式的申請。搜尋的進度緩慢，直到民國七十一年，才第一次發現海底有一片長長的石牆，疑似是遺跡的位置。消息曝光之後，不但引起臺灣學者的興趣，也引起國際考古學家的高度關注。

離臺灣很近的日本，對海底古城的興趣濃厚，但是，當時澎湖海域仍然屬於軍事管制區，不開放媒體採訪、報導。直到民國八十五年，日本朝日新聞等媒體才獲得核准，一群人浩浩蕩蕩的來到澎湖。

來自日本的專家拍下了許多珍貴的紀錄片，雖然沒有解開海底沉城之謎，但真實的影像卻吸引更多國外考古學家的目光。民國九十年，英國古文明探索專家葛瑞姆帶領專業團隊前來探勘。當他們潛進海底，發現了兩座龐大的建築物，只不過探索專家發現的「牆」，不是文獻中的「紅磚城址」，而是長長的、布滿珊瑚礁的海底岩脈。這兩座岩脈，一座是南北走向，另一座是東西走向，兩座彼此交錯，綿延了六、七十公尺。

這是大自然的傑作，還是傳說中的古城？葛瑞姆的團隊小心翼翼的把岩脈表面的珊瑚礁輕輕敲掉，大家屏氣凝神，靜待結果。當他們看到珊瑚礁底下，竟然是平整的牆面，岩脈的接縫筆直整齊，忍不住發出驚嘆！是誰建了這座古城？它為什麼會沉入海底？它原本是什麼模樣？

二十五、要挑最大的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偉大的學者，以睿智聞名，很多年輕人從各地慕名前來學習。

有一天，他帶領幾個學生來到一片麥田邊。當時，正是小麥收成的季節，寬廣遼闊的麥田，滿是成熟的麥穗。蘇格拉底指著麥田，對學生們說：「你們沿著這片麥田走過去，只能向前走，不能走回頭路。你們必須在麥田裡摘一株最大、最飽滿的麥穗回來。記住！每個人只能摘一次，不許任意丟棄再重新挑選。我會在麥田的另一頭等你們。」

學生們仔細聆聽蘇格拉底的要求，點點頭，然後一個接一個跨過田埂，慢慢的走進麥田。一望無際的金色波浪裡，到處都是閃亮亮、沉甸甸下垂的麥穗。但是，究竟哪株才是最大的呢？學生們焦急的埋頭向前走著，睜大眼睛挑挑揀揀，看看這一株搖了搖頭，看看那一株又搖了搖頭，想要尋找心目中最大的一株麥穗。

途中，他們一次又一次看見大麥穗，有的學生偷偷摘了幾株，但並不滿意，便隨手丟棄，觸犯了規定；有的學生猶豫不決，下不了手，一株也沒摘——他們總認為最大的那一株還在前面呢！他們都相信：機會還很多，自己將會遇到更大的，完全不需要太早決定。

學生們在麥田裡邊走邊挑，低著頭喃喃自語，不知不覺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你們已經走到麥田的盡頭了。」突然，蘇格拉底蒼勁有力、洪亮如鐘的聲音從前方傳來。「你們挑到最大的麥穗了嗎？」蘇格拉底笑著問學生。

這時，兩手空空的學生們才如夢初醒，羞愧的搖了搖頭。他們回頭望著麥田，只見無數株麥穗搖晃著，麥穗摩擦時沙沙沙的聲響，似乎也在為他們惋惜。

「老師，讓我們再挑選一次，好嗎？」一個學生提議說。

「我剛走進麥田時，就發現一株很大的麥穗，但我還想往前找找看，所以放棄了。誰知一直往前找都沒看到任何滿意的麥穗，全都比不上之前的。」另一個學生忿忿不平的說。

「老師，這片麥田裡必定有一株最大的麥穗，就讓我們再挑選一次吧！」其他學生也不約而同的提出請求。

二十六、學會思考

黃武忠

常聽到師長們教誨說：「社會是一所大學，好好學習，各取所需。」可是卻常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去學習？於是，說歸說，聽歸聽，臨到步入社會，仍然要嘗受一段徬徨無助的歲月，也常被入美其名為「磨鍊」。

為何不是步入社會就能適應，而要磨鍊才得於適應呢？這是我們平日缺乏思考，於是造成心盲之弊。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知而不行，所謂相互學習、觀摩，有些人祇圖當口號，自然就不易融入社會，體悟人生了。

高中時；有一天我去拜訪一位同學，抵達他家門前時，正巧他犯錯，他父親嚴肅的坐在客廳中，同學挺直身子，低著頭，接受庭訓。我看到這氣氛，不敢入門。正欲離去，突然聽到伯父提高聲音說：

「為什麼不拿別人的錯；來做借鏡；而要讓自己的錯，做為別人的借鏡呢？」這句話如雷貫耳，深撼我心。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斷地咀嚼思考，銘記於心，至今仍受用無窮。

又有一回。父親的友人來向他借錢。這人信用不佳，常是有借無還。可是，父親不但不加拒絕。反而毫不猶豫的如數借給他。

我看在眼里，心中不解，等他走後，我問父親：

「他老是借錢不還，為什麼還借他？」

「伍佰元阿爸還給得起，這次他再不還的話，等於買斷這條路，他再也不好意思來了。」

父親雖然笑著回答，可是在我心中卻想了好久，最後我終於懂了。伍佰元與一條路，孰輕孰重？這是一種待人的藝術。

在我們身邊，到處是充滿智慧的生活哲學家，祇要善用思考，必有所得，這是課堂上學不到的，卻是幫助我們成長的最佳途徑。

二十七、成績與學歷的價值

林瑞富

我相信有自覺的青少年朋友，都感受到考試成績帶來的壓力。這種壓力有如夢魘，纏住了七魂六魄，逃無可逃。那是父母、師長、社會的絕對價值標準，就如同四維八德那麼天經地義。結果天真爛漫的小學生，就為了成績，開始默默承受了自己與周遭給他的否定和批判。以後有了升學競爭，進不了明星學校的，入了所謂二三流學校的，年紀輕輕就烙上失敗主義的烙印。自己也自然而然地自認低人一等，對明星學校的學生，有仰之彌高之感。這種情形漫延到大學、研究所、到博士學位，程度一直加深——我們是盲目崇拜學歷和迷信考試的民族。

美國西點軍校曾經為畢業生的成就，做了教育成果的追蹤調查，發現成為四星或五星上將的，大多是第五名到第十五名的學生，而艾森豪將軍則名列第六十幾。這個調查的結論是：第一名到第三名的學生，通常較專注於有限的課業，而對於無限的、課程以外的學識，往往缺乏注意，久而久之，就不能成為綜覽全局的大將之才；他們傾向於記憶及接受既有的知識而缺乏創造性和活力。

英國大政治家邱吉爾小學時成績不好，飽受老師的鞭笞，畢業會考也不及格，以後的學校成績一直沒有好過。然而他以後的政治成就和文學造詣，卻是舉世所公認的。我國文學名家施耐庵、吳敬梓、羅貫中、曹雪芹、金聖嘆等等，都是人間奇才，但他們都是科場失意的人。古代科舉考試似乎不失為較公正的士大夫晉身之道，但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那種考試，能否拔舉真才，卻大有疑問。

我們也許得想想，目前的教育方法是否合理？更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不是能突破框框，悠遊於獨立創造性的思考，真正為讀書而讀書？

二十八、談辯論

柯作青

人們因為思考的方式與角度不同，生活中常常會對同一件事情產生不同的看法。雙方意見僵持不下時，「辯論」不失為一個尋求公斷的好方法。在辯論過程中，說話者會經過思考而有條理的陳述論點，試圖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

以「善辯」著稱的孟子，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他擅長用比喻、問答的方法，和嚴密的邏輯推理，一步一步引導對方深入思考，達到說服對方的目的。他曾經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解開梁惠王心中的疑慮，這種「引而不發」的說話技巧，讓對方頓悟自省，比直接闡述主張，更能達到效果。

西方有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擅長用問答的方式探討真理。他總是先接受對方的說法，然後找出其中的疑點與矛盾，再層層反問，一一釐清。他曾說：「真正的知識來自內心，而不是得自別人的傳授。」他發展出這種「用問題來回答問題」的辯證方法，幫助許多人發現事情的是非對錯。

有人以為辯論是一種唇槍舌劍，你來我往的對話方式，甚至認為辯論是逞一時之快的伎倆，其實，辯論是一種幫助我們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或是達成某種共識的溝通方式。想要在辯論活動中釐清彼此的想法，事先必須蒐集齊全的資料，適時提出「事證」和「數據」作為佐證。

在辯論當下，頭腦要清晰，推理要合邏輯，明確表達自己的意見，還要有機伶敏銳的立即反應，找出對方的謬誤。此外，態度應保持溫和冷靜，陳述時委婉而堅定，避免摻入激烈的情緒。

辯論激發思考，思考讓人進步。面對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如果透過理性的辯論，不但能在異中求同，取得共識，也能坦然接受不同的想法，成為一個懂得思考的人。

二十九、航向臺灣尾

廖鴻基

五月春末，大陸冷氣團偶爾探過臺灣頭，北臺灣這時節還經常陷身在綿綿春雨裡，而南臺灣這時已吹起初夏的西南季風，一片陽光燦亮，灑落在臺灣尾墾丁上空。

那天，尋鯨工作船從墾丁後壁湖漁港出航，往南航行了近二十五哩後折返。太陽已經西斜，我獨自站立在船首甲板，遙望著尖凸斗笠樣的臺灣尾地標，大阪埭尖山。

一群群黃頭鷺排成「人」字形隊伍，在船邊貼臨海面飛翔。臺灣尾恆春半島是候鳥遷徙的驛站，候鳥避寒過冬後，春天，遠從南方陸地渡海往北遷徙，牠們一群群指向大阪埭尖山，飛向臺灣尾。

遷徙隊伍一波波陸續出現在我們船邊，好似陪著我們鏗鏘的引擎節奏，賣力的張翼鼓翅。日落前，我想，我們將一起回到臺灣尾。同樣一段距離，同樣看見了家的山頭，我漸漸能貼切的感受牠們的心情——一趟遙遠的越洋飛行後，看見了臺灣陸地的喜悅。

此刻，我回想起二十幾歲時到印尼工作，幾個月離鄉背井後，當返鄉的班機接近臺灣，我從機窗看見臺灣山頭浮現在夕陽紅霞裡，我永遠記得那篤定、沉穩、安靜的山脈，讓我心底產生安穩踏實的感覺。家，不再是遙遠的盼望，不再是虛幻飄渺的影子。

我佇立在船舷邊，看著黃頭鷺因長途跋涉而紛亂的白色羽毛，也看到了幾隻黃頭鷺因體力不支，摔死漂浮在海面上。那是多麼的辛苦與多大的遺憾，一路滄桑，都已經看到家了，何以撐不過這最終一程？

船尖俯仰破浪，海流黝藍深邃，引擎聲、鼓翅聲、破浪聲，山嶺越看越近，臺灣尾不再只是一個小點。鵝鑾鼻和貓鼻頭像家鄉伸出的雙臂，等著迎接我們歸來。原本貼臨海面飛翔的黃頭鷺，將近陸地時，牠們整個隊伍迎著陸風往上拔起，像在舉行一場肅穆的登陸典禮。牠們立起身子紛紛往前拍打羽翼，伸長了細瘦的長腳，緩緩踏落。啊！臺灣，終於踏抵臺灣……恍然聽見牠們群體的呼嘆。

三十、自負與自卑

梅雨

自卑不是謙虛，卻與自負有著密切聯繫。它們兄弟二個誰先誰後很難說，比做學生更貼切。自負的人做事不踏實，自以為是，總想壓倒別人，處處顯示自己。這種人看上去高傲自大，其實內中空虛，非常脆弱，一旦遇到挫折，便一蹶不振，自暴自棄。由於失去了滿足強烈自尊的市場，便很容易走入另一極端——自卑。

與謙虛者的大智若愚，不愛張揚相比，自卑的人一旦做出一點成績，便迫不及待的讓人知道，顯示自己的實力，滿足自己的自尊心，這時的自卑急速的轉為自負。

由於自卑者太在乎自己，太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因此，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易做出不理智或偏激的決策。自卑者經不起失敗，一旦陷入困境，便進入了一個死亡性的惡性循環。越自卑，越沒有信心，越沒有信心，感到自己越無能，無能感越強烈，自卑感就更加死死地籠罩著他。這時，他看到的世界越來越小，小到只有他自己，到最後，只有消極的苟且偷安。說到底，自卑還是因為太在乎自己造成的。

難道人不需要在乎自己嗎？需要，但凡事不要過分。記得有一位老母親去參加聚會，在家裡選衣服，問兒子哪件更好看，兒子開始漫不經心的應付著，後來不耐煩了，說了一句：「媽，說真的，您穿哪件都一樣，沒有人會在意您。」事實是這樣的，想一想，世上的人，誰會特別在意別人的穿著呢？除非你的所做所為影響了他人，或善或惡，或同情或傷害，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能真正的引起人的在意呢？

不管自負或自卑，都是氣質中有危害的因素，如果想改變，那就先把「自己」放下，去關心一下別人。當你真正的為他人著想的時候，才會受到別人由衷的尊敬和愛戴，到那時，你也不會在意別人說你什麼了，因為你已經跳出了個人的小圈子，你已經能夠理智的，按照你的原則去做事了。